

剡源集卷第二十

元 戴表元 撰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諡議

濂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鄒魯其衣冠言笑雍雍然與人蓋無異耳大程先生亦用此道至伊川先生始以軌範肅物之論有所不屑然當純公既沒眾說紛紜卒能堅忍植立而不墜其師法者伊川先生之力也夫由前之道則廣而難窺由後之道則高而易疎知之尙艱況從而名言之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尙之所擯黜吾鄉考功臧郎中爲此二諡議時去黨



禁之開歲月纔幾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真其孰能爲此之言哉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而餘事爲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倡和詩帖如泰山喬嶽嚴重不言而雲煙草木自然輝潤人撫卷三歎

跋吳侯二蜂說

蜂之於蟲以螫聞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今以不堪其類之強攫忘己之螫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其類之強攫

垣按人上疑有令字

忌螫之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然不可泯絕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衰滅同姓者甚其罪殆與看雲道人此文同義

瓶城軒銘 并一首

吳興凌德庸規寢旁小軒爲習讀脩身之所而摘先賢法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剡源戴表元爲二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爲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爲瓶則一成形以終古至於收藏鹵莽缺破齟齬亦不能以復補不如爲土之爲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喜爲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慎之

與其違時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佐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乎君子之城

周氏彝軒銘

凡人有靈莫良於心存之聖賢違斯犢禽拱把百尋咫尺千里叩其造端不越常理常理伊何人之秉彝父坐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禮睦朋友義正放乎君臣曰忠曰敬言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端木費辨季由傷勇

恂恂亮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鈍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友天錫周室之望刊銘彝軒用永鑑觀

昉軒銘

并序

日初明爲昉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且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爲之瞻仰歎詠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蕭子西春秋高矣方治昉軒以爲藏脩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爲之銘曰

羣動夜息人方安眠我視闇室燭龍在淵亦既旦止東方載明乃見旭日心虛日清昔晦非沒今明非出動作爲光

望校本疑賢之訛垣按韻書觀音光逸周書師曠歌無射國誠甯矣遠人未觀修義徑美好樂無荒此其証也

虛靈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趣。嗜欲薄蝕。紛華陰霧。敬謹保毓。勤勞運爲。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蕭子勉哉。常如始日。

朱漆印匣銘

宋人陋語

彪其鞞。日見而不鑠。黜其中靜。乎有容處。不失方。出不近迂。楊朱氏之徒歟。漆雕氏之徒歟。

復心齋銘

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里士陳景惠取以名讀書之齋。曰復心。而剡源戴表元銘之。其辭曰。

陰六之極。是爲寒冬。天道當復。雷行地中。我有篤友於焉。觀心不出戶牖。明神照臨。方其未復。天地懸隔。乃旣復之。

如還故宅。父命子諾。夫言婦隨。行行伍伍。無闕無虧。無闕伊何其先。本全無虧。伊何遊乎自然。惟茲精微。不能絲毫。睨則愈遠。抑之滋高。勿謂旣復。返以逐奔。守者少怠。寇窺爾垣。束爾筋骸。攝爾知覺。百爾所思。不如善學。桓桓齋楹。爰揚良箴。先哲實然。匪惟斯今。

遜齋銘

爲簡池劉氏作

遜食不噎。遜步不彊。遜獲者鬼不得獻。其堂遜言者玉質。金相。我行四方。求道荒荒。歸治一室。芟檟鋤彊。義以爲疆。禮以爲隍。慈以爲梁。德以爲航。蓋不但卻踵英雄之林。折肱紛華之場。方將幸嬰兒之三舍。辭思父之五漿。又安得以今之魯狂。擬昔之蜀莊者乎。

寸屋銘

爲時上人作

我聞黃庭治田以寸治寸不勞而收千萬四方之流出自
金仙乃有寸屋其法同銓惟人一軀不能數尺心居殼中
如苞係棘厥苞幾何纔寸而方靡至不受有聞皆藏道義
輜重事爲鋪設父愛子恭師和友悅人求容實我獨容虛
實計不足虛存有餘卑儉爲楹清淨爲梁載以正直覆之
慈良燕處橫肱美寢便腹六合爲胸八荒在目廣居雖廣
以寸爲度寸寸不已莫窮其數剖爾肩鏹徹爾藩垣冥懷
信踵以據無垠

君子軒銘

蜀牟先生名其婿秦張樸授徒之室曰君子軒取孟

子所以教者五之辭云剡源戴表元爲之銘曰

維古君子有國有民德符命圭化行垂紳王風之陵賢不
必貴乃有專師以名抗位舍爾洪荒從爾澮溝八荒茫茫
雲興於上哇收經鳴榛夷道開素王之門三千其來嗣者
鄒公拓孔之疆舌舐楊墨氣麾齊梁逆拂順磨明滋陰潤
力施一夫功踰千乘我聞至言厥教雖五泊乎有成一似
時雨肅肅軒楹雍雍佩衿哲人嘉謀如玉如金莫尊匪禮
莫善匪文咨爾君子各敬其身

奉化州庠小學箴

維人之初其天渾渾有識而爭能言乃昏方其未然揖遜
折衝習之旣堅嚴誅莫從於昭先民厥重小學用恥興畏

因恭道覺童牛受穿負載千里良駒服羈以配君子有一
黠悍竊轡毀車御者惡之甚於猿狙記誦蘊蓄詞章潤飾
專精棄時矜能敗德姬父翼翼虞舜蒸蒸任如鴻毛舉莫
能勝噫嘻州儒聚講有廬髡彼羣髦亦步亦趨我作訓辭
爰警傲偷匪我則然維聖之猷

袁氏字箴

國袁氏子瓘字敏存請言於剡源剡源爲之箴曰瓘玉之
生與石同族緣有其文以追以琢厥文伊何外潤中明潤
溥陰施明涵陽精惟禮有瓘取材斯先純和鬯通芬香潔
蠲目持踵從息視心聽臨之孔威曷敢不敬堂堂袁宗累
世朱紫政流岳牧名在圖史迨爾賢祖沈厚寡言孝通神

明信孚魚豚鍾慶於子是爲名父培壅菑耘勤勞纂組爲
茲嗣續厥惟艱哉負重惟德致遠須材有一怠傲如器斯
捐奢浮沈涵取仆招顛賓老在席恭陳訓辭兢兢惟瓘敬
以存之

眞贊二首

遊戲夷惠之間雌黃管葛之上蓋其愚近達慵近放憇近
直遲近讓至於潛光返獨澄源觀曠審一區之易足悟兩
岐之皆妄固不害其爲風平川淨天融雲益也

此翁足未嘗出門而心游萬里言不能脫口而手評百家
故知之淺者以爲江湖朝市得其眞者許之泉石煙霞噫
嗟乎其無他乎抑猶未免於誇耶

仇仁近真贊

廣袂長襦纓獵其胡素絲以爲絢尙爲是雍雍于于非平時慕作洛詠而歌吳歆者乎

鮮于君真贊

不可以爲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騫於功名之途夷乎惠乎魯狂之徒乎

周義烏真贊

娛娛娛娛乎若無所爲咿咿乎又若有所思頎頎乎若氣盛遠馳纍纍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與誰歸後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爲宜爲無町畦乎爲嬰兒乎噫

徐仲彬真贊

吾觀斯人胸襟漫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寬眉睫鬱勃有曾活十萬生靈之績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可以飛書走檄縱橫應敵者也

單吉父判官真贊

吾觀其人鬚眉聳脩巾履整飭脩脩乎似不欲一物之干其靈臺而焦焦乎常有疾姦豪憂黎庶之色殆可與爲祥風慶雲可與爲雷霆霹靂者也

韓仲友真贊

謂子質邪錦心繡肝謂子達邪草衣弁冠蓋世之畸人天欲完之而姑試以世材之難不然宅於荆食於韓宜可以

偃仰盤桓尚何為飲鏃縱橫之林而遡帆功名之湍邪
任仲端題真
衣冠禮遜以為雅飾詩書意氣以為清腴望之儼然知其
為東魯之徒

蟾上人真贊

此老以清峭為骨故於物無所屈以慈和為貌故於人無
所較至於縱橫翰墨浮沈談笑則又庶幾乎棘端之戲猴
管中而窺豹者也

東坡雨行圖贊

玉雪心肝泥塗中履赤壁磯前寒裳徐步宜乎馬呂諸賢
援之蠻坡禁苑而不為榮章蔡二子投之蠻煙瘴雨而不

加懼也

贊蘭石

巖山巒以嵌空風煙淒其寒曠既知者
贊蘭石之我希聊媽然而自放

風柔日暄不自以為妍崖枯水縮亦不自以為惡此之謂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耶

贊畫鬼戲

水息輪停風休綫偃有何煩勞作此舒展
一毬在肩眾鬼驚詡不聞施為以目相語
鳶飛於天與汝何毒陰機激之為是反覆
葫蘆在手篋管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
冥行意坐不害為嬉枉矢哨壺從何得之
削方縈毫周代蹴踘嬰兒之心百死不贖

垣按周疑用之
汎

贊畫龍

溝江湖吾窟宅噴雲霧其裳衣誠無求而不得嗟無出以何爲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履約不擇己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當忽然之警而不惑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有氣誼敏決者之所難也。而或談笑造次兼之。不旣甚可稱乎。然其名字不幸湮沈泯滅於稠眾之中。沒齒無所表見。僅幸而天報之以賢子孫。尙德君子。惟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得彷彿其爲人。若干戶高君者。可謂希矣。高君諱忠義。族世出肅慎氏。當金之存。世襲千戶。君父自遼東分鎮洛陽五

垣按惟疑推之
訖

橋寨。於是君生方十五歲。父以調發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攝軍伍。有能名。金亾居大名爲民。有權豪張宣差。占據新附戶四十餘。君引義訴列。奪而還。良蔡罕公。開行中書省于三河之上。帶銀牌爲其府參謀。軍行纍囚如麻。君一審錄疏理。免者以百計。雖受罪自以爲不冤。至元師南興。充軍所儲和雇運糧官。漕輓百餘萬石。襄漢間接餉。軍迴猶有餘積。以功最當峻遷。十二年十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某。教習儒業。不仕。孫男天祿。今爲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問理官。君長於弓馬射獵。百步內不發虛矢。性質直。不好浮屠老氏。見貧困者卽解囊。賜給無吝。容渡江之役。汴梁多逃軍。黃河置禁甚嚴。不得脫。則往

垣按不見其的
謂在影形之間
未覩真切也作
面似淺

往於民家傭雇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輒饋粥之且喻以理
法勿為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遇俘掠男女骸骨暴露
道路間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怪嘗督糧經汴梁
西鈞州暮當宿驛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篝燈至丙
夜據牀瞪坐須臾有扣門者問何人不荅再問又不荅遂
問汝寧非鬼乎敢入即入其門忽自開形狀一似小嬰兒
而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履稍近因手擒之亟竄走
出稱官人我再不敢來矣次夜又聞牕外悲啼聲問之云
我即昨來取履幾見擒者且吾本欲伸冤非妖也吾本州
家庖夫為前驛吏箠死埋竈後每官來出告訴而官反怖
我故不得聽我語耳君憮然明日為白州將理其事掘所

垣按榮心作榮

指地得白骨一具改瘞之驛遂無事余嘗涉獵史傳凡君
數事皆數有而求之今人無所見以為恨殆風氣日不及
古而為流俗汨沒以至於聞君之舉謂之近於豪傑特
立獨行之士非歟金兵潰時君孤行滎陽道中一人對面
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竊意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衛之
射不得侵賊不能害世謂沾沾盜名行險之人禍福可以
智計避就又非通論也謹述

東平趙氏述

東平趙仲文由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
余備官屬得上謁見其貌甚溫氣甚清而言甚文心賢之
然舉口輒不能忘其鄉若無意於出者余疑焉曰吾家壽

父年且七十有四母閻夫人亦六十有九凡仕欲以行志
吾於仕幾何志於何行而先廢人子之養乎余聞而重賢
之既而出其家乘一通曰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亂宗族
世次俱莫能稽攷而趙氏所及纔止此往者不敢臆補失
今不圖恐愈無以語後嗣傳永久幸爲我述其概謹按趙
氏自諱海府君以上皆籍東平汶上縣泉溝村累世纍纍
墓域在焉惟府君父避難暫徙鄆城縣死遂葬縣東下馬
頭兵定子孫復還居汶上府君生瑞字祥卿是於仲文爲
父嘗爲浙東處州平準庫大使考滿不復仕而耳聰目明
膂力强健無異年少所居雖塵郭田園地榭別業悉在郊
外軒車騎從行畱自恣足以娛老時時爲仲文一遊江南

不久卽歸仲文與二季咸有子息讀書應門含飴繞膝足
以承養噫乎仲文誠如公言人生至樂孰有踰於父母兄
弟及時無事春秋歲序展省上壘烹羊炆羔燕洽宗黨綢
繆姻友處有文酒絃弈歌笑之娛出有弋釣浮游登覽之
適其與離鄉棄土衝暑潦冒風雪以規銖兩之榮尺寸之
積者相去何遠遠哉余不及識平準公東平古爲聖賢宅
里名儒鉅卿今猶林立觀公之行藏進退及居家教子可
以知鄉閭風俗之美師友學問之益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詎不信然敘家世竟因附見區區歎羨如左仲文名煥
弟某某是歲大德九年二月四日剡源戴表元述

知奉化州于伯顏去思碑

奉化之爲州山疎而水迅疎故土居者清勤力業而少餘
貲迅故仕遊者儻恍外顧而無畱心鹽絲蔬米埏冶果植
器畜之饒不通於四方而衣冠文墨闕閱意氣之交異時
常與形勢相爲長雄故其民亦或號爲難治大德癸卯冬
薊上于侯以九卿世家來爲守專用忠厚文雅廉慈撫柔
興弱銷沮囂競一年咎榜輕再年符移清三年科徭平逋
流還鄉凋瘵完復吾與黎民漸漸知爲生樂矣秩滿久不
得去而天災作於浙東飢餓癘疫死者相枕侯日夜與其
同寮謀所以拯之官廩有給鄰餉有勸野劫有禁道殣有
葬至於力不可施則以降貸減征懇籲于上蒙麾犯怒必
得請乃已迄于今荒墟廢壟間猶有談笑炊耕以齒人數

者皆侯之惠及州民旣更生益孚侯誠熟侯教呻吟按摩
動相聞知亦與恬然若安居其鄉而忘去者今人常稱近
民官爲父母父母之於子寒也常恐無以覆之餓也常恐
無以哺之危病也常恐無以護之比其旣成立也有禮馭
之有過恕之然後父母愈嚴而子愈親若于侯之於吾州
安能使人不親而懷之乎懷之不已爰發於言言之可傳
必載之碑繫之以詩曰維明有附庸負海西南名張實枵
民不勝堪孰返其邁有侯氏于郁郁舒舒清言雅趨亦旣
構宇乃疆乃理天降饑荒奪其乳哺葺墟作家續骸爲人
呻吟笑歌繫侯之仁侯性無怒侯軀無欲驅攘疾癘扶導
饋粥民曰侯止侯毋我遺侯曰勿止我非爾私凡人有

以己爲則無窮之瞻繫此樂石

王氏子葬述 有唐風

人之常情莫羨於久生莫不幸於天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爲不如包羞而疾死顏淵伯魚楊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劣矣人之念之也以爲其身雖死而名存是何區區無常之好惡若是乎相懸邪蓋幽明善惡禍福之辨至於無可奈何而後不可以無君子之論濮之王氏子叔愚甚慧而賢余與其兄伯溫遊其兄屢稱之旣而其兄之友又皆稱之旣而叔愚之友亦來與余遊叔愚之友又皆稱之旣而非叔愚與其兄之友他與余遊而知叔愚者往往又皆稱之余奇焉而叔愚於其間亦自多與余遊

余困人之稱而察之良信無幾何叔愚以大德四年某月某日感疾死錢塘城東客舍年纔二十一於是叔愚之兄哭而悲之曰吾失才弟矣其母悲之曰吾失賢子矣叔愚之友若其兄之友若鄉里知舊悲之曰吾失佳友矣吾黨識與不識同聲悲之曰國失一良士君子矣親者旣傷摧痛楚無以自容而疎者亦復嗟憐歎悼不能爲懷夫斯人也天旣生而材之驟焉而奪之何居嗚呼是真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人之賢愚材否可以力爲而死生壽夭之不出於己者當姑置之使勿亂吾意故夫子慎言命恥無名譏老而不死而以朝問道夕死爲無憾叔愚年雖不高今觀高明之家處貴權通顯一人百年之間誰能不死一日輒

車出門柳翼載道亦有能使人嗟憐歎悼如吾人之於叔
愚者乎世之名譽或有能以矯取而至於行眾致遠則必
敗叔愚之勢非能致人以自厚也而自其家庭自其閭塾
推而致於遠且眾舉皆稱其名而信非有所聞之實而能
然乎是則叔愚雖死而賢於人固遠矣而知叔愚者其何
悲叔愚諱友賢其先世本居東平祖仕濮因徙濮父演卿
嘗佐靳宿帥府典籤家世敦雅清素故叔愚生而凝重寡
言篤學齟齬能文章其漸染服習然也死之年某月某日
葬某州某原前葬諸公誄文挽歌之類哀爲一編屬余敘
次遂爲略具梗概而詳其儻然者以釋叔愚之親之悲而
亦以風勵吾黨云

剡源集卷第二十

剡源集卷第二十一

元 戴表元 撰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旣
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爲設客主人問荅之
詞以廣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黃門厥歷兵
革頡頏世紛捐家勳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
譬之一壺之波流然而儕車代翳弛擔揮耒寧館庖之不
繼閱蒼蒨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柳下憂世近乎莊周者

也。今子襲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徐舉，優游內息，出無蕭朱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泛穎，沿典遡籍，油油乎顏充氣盈，華春盛而方敷，翛翛乎材堅氣良，兵朝餐而待擊，雖微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爲几案之玩，階除之飾，或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所溺。王子聞而歎曰：於乎嗟乎！是何傷乎？蓋聞事有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爲娛，客不愧夫重龜疊組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輦千夫以斥苑，囊萬金以聘姝，歌喧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十家之須，觀其睫暈欲寐，體疲索扶，意昏昏然不接，棄咳唾於須臾，至此窮厓之顛，絕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四無人以惆悵，忽見奇叢異幹，瑰質瑋

狀。至戀惜以忘歸，爲游揚而詠唱，使客評一境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果孰爲之賢愚？將悠悠而無當，粵吾來於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圃荒煙，因前時之燼，常櫛比而雲連，雖蒲萄分根於遐徼，珊瑚移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侔旃，而吾一夫之宅，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賴清陰之見覆，幸斤斧之相疎，風春雪臘，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攜琴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醉則臥遊無懷，華胥竹當鞞爾而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喻，頽然忘言，但見翛翛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寬堂賦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曰。吾畸於人而完於人。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蹙縮於勢祿之途。數驚而多慮。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孿腰展髀。野慢以爲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矚。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爲。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搖唇觸咎。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戴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徵稼於器。而菽粟不分。冰耕露斲。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嘻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畎畝。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

也。而嘗官於吳楚。由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瀦。震澤之區。由其濱者。饒於壤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畚。弓培寸墾。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嘗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禮義。播治羣籍。壅崇列藝。豈弟聞望。以爲嘉穀。優游篤老。以爲樂歲。方欲發廩。膾洽春秋。邇無鄰之不恤。遠無乏之不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前挨後扶。嚴良日進。迎貓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清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桑盛焉而神莫予吐。蓋藏焉而寇莫余侮。不競不婁。不莠厥土。亦不穢子宇。

嚴良未詳垣
按下云遠敗類
之雀鼠則嚴良
意當作賢良

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施者如忌。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爲政也。往往可以馴盜賊。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媿恥於其鄉。嘻乎先生。逍遙茲堂。想見鄰曲。聞風而遜。畔交游。熏德而稱良。人懷闕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祇降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竝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祥麗天。東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啟關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爲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

爲廣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敖貧。讓安於不屈。內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爲衣冠。鐘鼓粹然辱之以泥塗。袒裼而不知其爲泥塗。袒裼故能除藩去蔽。剖觚破鏞。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楚龔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庵賦

宅佚師與水晶宮。道人遊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既而有居。問其名曰。吾之居。姑爲一大庵焉。而無以爲之名。庵之大若何。曰。吾之庵。以鴻蒙渾沌爲盤緣。崑崙蓬萊爲枕託。羲

和光景爲啟閉山川煙雲爲聯絡春秋花木爲遊觀江湖魚鳥爲賓客出無扃鎖入無住著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曰異哉庵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庵宅侏師歸而言於剡翁剡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也道人名之所指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之鳴鳶東海之鶴乎夫南崖之鳴鳶朝闖枯虺暮伺田雀投危抵隙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饑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自無望於騰天地而冲雲壑東海之鶴則不然神清氣迥欲鮮味薄蕭森亢爽權擥卓削飢餐沆漑倦倚遼廓若可以遊溟茫誇冲漠而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仙之羈勒若是者皆累也今宅

權味名堪作杖

縛誤公專

輶此誤

侏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西竺之學既自以涵元茹妙除煩去縛棄世絲如蛇蛻擅天和於龜殼固當捐忌名實消融知覺據逍遙爲安堵泛無何之空宅猶復憑無較有誇宏眩博前騫後罩東覽西略達者聞之得無有笑列子之御風齊侯之糟粕者乎於是宅侏師聞之微笑取茗更淪翁亦輾然振襟而作

竹坡圖賦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薊李仲實圖之剡源戴表元賦之其賦曰吾聞楚江之濱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土植從古昔而已云有一雋人宅居其隈風煙微遮雲霄去來騷騷乎若環羣自束前麾幡而後羽騎脩脩乎又若離塵遠舉凌

貝闕而登瓊臺於時雪止筵敞風微帳開接鼓吹羅罇疊
撫羣陰之婆娑眺故丘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
靚卉皆已聲消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鬱然高出
乎氛埃則豈不可爲臨文感慨顧景徘徊者乎或曰是亦
寓爾物之於形久無不化金銷石糜川堙山罅而況工力
之所轉移塵土之所覆藉曾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爲乎
欲尋峴首之畱連踵牛山之悲咤乃有侷儻奇士恢疎通
儒酒以秋兔之髦寫以冰繭之腴寢玩食閱津攜張趨內
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之娛觀其乍起忽仆如輦
復笑歆煙偃露涵陰吐照縈紆厯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
襟紳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訪藥慕蘇門而聞笑然後存
浮居之勝觀快長年之清眺主人於是齋形返息頽然如
醺賦微言以三作期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戴子旣爲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哂然而歎曰戴子
將隱乎抑將以爲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子曰
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
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有爲於時以光宗姻
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稚七暑而一
葛十晡而九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內慌惕而
人莫之知支隙巢以竄伏聊憩憊而逃嘯蓋不武以成怯
非能高而爲卑而何暇於隱何以爲德哉客曰子不觀於

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爲飽於麓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以闖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遜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經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燿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厯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揭而病今之齷齷

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夸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爲傭胥亦或以爲夫一以子爲羈雌亦或以爲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讒人不得以錮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楛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擊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黔婁賢而死不衾萊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圖之縮於資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惑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闕略乎隘夫曲士之節而蕩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

戴子聞其言始而蹙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久而
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紉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妙絕何必盡為楚聲乃稱古也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攜孥東西
竄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垣有季纍纍亦倦於行顧瞻嗟傷
潛然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親鳥巢
於林獸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
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會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
議築堂龜食其舊除荒疎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
右雍雍于子子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
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襟振弁粲齒舒

抄本先後注
並去聲妯娌也
垣按前漢郊祀

志注兄弟妻相謂
曰先後古謂之娣
如今閩中俗呼為
先後吳楚呼為妯
娌

顏日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
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
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
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圉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
喜既棄不取脫鬼爲人化虛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化恂
恂骨內感歎咨嗟遂團欒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
情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庠放象舜實爲兄周公
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
魏邱急語唐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
爲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簾爾墳先生之身
雖窮不偶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併餐衣不

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昔也斯墟。風棲霧泊。今也斯堂。歎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
燐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伸
於閭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畝之
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旣孝旣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益
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
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爲孝友
之聖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眾客酢酒。先生起舞。而
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眾客欲行。先
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薊丘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
學盛年華士風度瀟然異時常以息名齋屬剡源戴
子賦之賦曰

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
口誦逍遙之篇跨鴻蒙抗青雲同游星辰動握天鈞蓋其
道術旣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化之所
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
而非家雖囂隘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
謂水息而爲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漚息而爲水則
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以息也又不觀之
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水窾之鳴木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

累木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
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於水漚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
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有誤飲食於田獵惑錢財於糞
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
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北其轅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
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
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
撓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暗烹潛居淵觀或走
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耶故有南華憺恍之裔西方奇
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談真凡皆客所未喻吾將叩之其
人

靜軒賦

嘗是為閣後賦

東平閻公名某居靜軒剡源戴表元爲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
安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教之以學默又絕
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愛憎之荆棘於是教之以息
交則不能螫穴而栖巢教之以寡求則不能餐松而飲流
故嵇叟以慕仙傷生楊卿以忤物招咎暗雁先盡柔木速
折惡影者走而滋多逃聲者除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
至理有固然子不觀於空洞渺沒滄溟之淵方其決陰谷
瀉層巔經蒼莽而始激觸縈紆而彌喧迨至乎鉅海則沈
沈湛湛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觀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

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鳥飛而兔沒。草木實落而花開。人之營營與識俱生。識步而馳。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其同情。惟夫大靜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玩外物若蟬蛻。戲世好爲孩嬰。時然後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搖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已於處。則鵠峙而鸞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收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夫。與硜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羹慍喜。間有聞蘇門而習歎。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譏海市也。

容容齋賦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

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璧不可爲者耶？公曰：不然。因擬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卽就。而公歸東平。懷感舊話。不敢負言。乃爲賦曰：

大智幽小。智仇機鳴。轍奔萬類。一丘厥有。黃髮真逸。青雲雋遊。偃駕於希夷之林。濯纓於清冷之流。笑眾雛之相役。弛然示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瞪目。驕面怒腹。咸崢嶸以思逞。如不行其所欲。旣靜埃以自休。亦逡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強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庾。舉而投之。大倉不知其有。澗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寫之。滄海不知其足。豐狐之擇爨。乾鵲之違風。知陵阿叢薄之功。而不知託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

月澤龍神於勺水條條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揆日容千士仲尼閒居容七十子當其垂紳端委擊拳曲跽前俞後唯而不爲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鴟鴞歌虎兕風披雨圯亦無所毀第汎汎而容之遺簪墜履殘籩賸簋或聞風披靡或承流迤邐不知其幾蓋何必家陳羔雉之贄人擁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嘗趨明堂而遊闕里彼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侈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芳罇唾面教忍佩韋矯濫所謂擬富於聯珠之室衍明於扶桑之暎吁嗟乎獲容於人則幸爾鳥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爲胡麻外白中元嘻微心之良苦徵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閱旦旦而不愆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是物其有識可比義於戎葵惟太陽之委照疇一物之得遺彼芑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輸勤於畎畝致展轉於遐暉迹其華粲粲以淡成幹亭亭而直致陰回翔以蓋屬膏湛淳而珠媚疑本質之過清常凝溫而抱粹庸遇嘆以不傷表孤妍於眾悴且其芑本近仁嚮明近智蹈約而不移近信在困而能恭近義故論胡麻者以爲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良醫之篋衍依飛仙之服餌也

蠅虎賦

垣按欣与忻
訢俱通

有蟲翼然既俾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距跳跟振擲是謂
 蠅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間羣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掌中
 以弄以嬉惴不敢動蠕蠕蠕蠕先生忻然笑而置之我聞
 古人龍猶可參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用之於戰
 蓋與死而為鄰嘻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道參虎居以
 為徒出以為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
 怒與虎相忌其道甚怒嗟爾蠅虎何為者耶謂非虎耶於
 蠅不仁謂誠虎耶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為不仁故
 見畏於蠅其所以見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
 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躁
 擾極眾庶之所驚纔至人之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

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者必奪力俱強而乃攻此其無
 齒牙而忍不爪距而凶搏善良以為食腴膏血以自豐其
 名為人其實有遠愧於爾蟲者矣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
 而莫動故有談笑而儀衍挫謀拱揖而孟賁失勇索而言
 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內一身之間陰陽水火寇奪百端有
 道於此愈攻愈堅泰山裂車而目不瞬疾雷破柱而足不
 遷四海一航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
 千世於須臾忽微蟲之過隙謂振古之如斯復誰喪而誰
 得於是先生頽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聊優游
 而偃息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既燬於火儼榛壁之遺墟紛風披而雨墮三年
亂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煜於鬢間
主人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
愕眙乃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花也胡爲乎來哉且
其爲花種之實艱上不溫而不鬯歲不遠而不蕃睹厥種
之瑰奇疑仙人之所植故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
主人逃空虛而遠適曾日月之未賒厥鬢燥剛厥礫交加
偉尤物之突生誠可駭而可嗟野老旣去主人默然徘徊
花間花若有言於是主人遽然而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
物所以戲予者耶此非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爲慰予
則我也旣履其殃一以爲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楊建

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圃一葉之見林爭獻妍而恐後當其
供娛燕遊進幸俎豆土壤飮乎醴肉巨隰眩乎組繡蓋有
海西異域之植嶠南遠驛之果勤追風之飛騎煩浮天之
大觥敝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盼之娛迨乎陵遷谷改時
異事殊視茫然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於劫灰之餘顧樵
蘇之見赦與匠石之不誅反不如漆園吏之所羨若彼擁
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爲累事有當戚而可
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園雖故物
之已非而爲我者自存訊鄰里之在亾對江山之無恙持
壺觴以相勞發懽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突焉階
除見此粲者矯焉若凌虛猝墜翕然若離羣獨至淡焉若

商山之皓孤竹
之子尚恨比擬

不類
映此刻誤以白

大害未洋垣

按見漢蘇武
傳

與言校本改此言豈

以支韻古不通

魚虞耶垣按

古韻叶徐幹七

喻三江之魚與

大宛之犧然踏

豹胎叶漢書劉

章言田立苗欲

疏与鉏而古之

叶正越采葛歌

則除書舒茅字

与青儀移叶恒

譽字古叶無證

未敢臆說

鉛容素賦將顰將蹙弔子厄而悲飄焉又若茶裳縞袂將
翽將翔幸子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可睇視若商山之皓
須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嗟而歎異又若西山之陽
孤竹之子亭亭冰映皦皦玉峙惋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
趨避也耿孤瑩於眾妍時臨風而興喟如是花之吉祥將
慰我而非戲噫嘻嗟乎物之無情妍媸美醜待人而名亦
有不待人而生人雖至靈悲懼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
之撓渺蘧廬於宿信任偶意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
今者之非歸尙安能以私心之察察預一物之盛衰其來
也無所期其泊也無所羈其崑然異也無毀無譽其皎然
麗也無潔無緇與是花兮相忌聊遺老兮庶幾

觀漁賦

秋潦既退河歸故痕童子六七攜畚出門載奔載呼集於
河塹先生異之往躡而觀乃見眾童脫衣保足斷渠起陸
翻水使涸或運淖沒膝或揚泥沾膊或傾畚拄箕或布葦
行筏或羣蹴鼓譟或獨仆發謔併力競勞有類竭作先生
曰唉爾何爲乎有叟在傍倚策而吁曰童子之知爾將取
魚每歲八月大水渺漫濱河之陸湧浪如山常有巨魚隨
潮往還彼一童子及潮未沙往漁於河得魚盈尺今此巨
浸與秋俱退渠居平陸不絕如帶眾童惑焉求魚於渠曾
是區區魚得而歸且雖有魚其獲幾何常聞漁人日漁於
河出市售之味薄少甘得不償勞甚尠而織一網出海百

夫屬厭視河之獲力減功兼我求其說漁何爾殊海勞而苦河逸而腴苦厚腴薄勞成逸敗所以論魚河卑於海蛟鱷之宅風濤之淵健者以奮弱者以遷亦若吾人隨鄉論賢故瘠土者林而沃壤愧焉議河於海無所取旃曾是沮洳蝦翔蛤奔升勺之水可得而言先生聞之愾然而慙慨然不悅問叟姓名俛首不荅顧謂童子汝漁且止吾聞是邦有隱君子汝往問之叟寧非是耶

宗之既南賦學殆絕放翁而外未覩可喜追媿京都上希李唐此卷獨秀矣

剡源集卷第二十一

剡源集卷第二十二

元 戴表元 撰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剡肉成瘡宗人惡習可以為戒

田穰苴之事薄矣太史公為之論次以為之傳非賢之也易曰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田穰苴之斬莊賈也盜齊之漸也方穰苴以羈旅之餘受兵戎之任名實未必淡孚於齊而莊賈者齊侯之寵臣也夫以寵臣預兵而加於羈旅之臣之右其驕蹇而難制固宜然而穰苴之所自請也已自為將而請君之寵臣以為監既許之矣而逆為之約迫為之期待其至也而借

爲之辭而斬之。此豈有不忍於齊國哉。且燕晉之師於齊。非有旦暮之急。遣一素貴幸之臣。而親戚左右爲之效杯。酒殷勤之懽。此人情之所有也。藉令穰苴欲申其兵法。當先爲之令。俟其不受而後誅之。或不可已。則遷刑於僕御。亦未太沮屈也。而若是不能終日焉。何耶。賈誅而馳赦者。僅免。會燕晉亦解。侵疆悉還。齊之君臣。惴惴焉拱手重足。以須犬馬之命。田氏之篡齊而有之。豈待海上一城之遷哉。嗚呼。自戰國以來。篡殺遂爲常事。而權臣盜將。未有不先立威於君側者。皆用穰苴之道也。漢衛青伐匈奴。蘇建盡棄其軍。青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聽天子自裁。曰。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者。郭子儀以九節度兵圍鄴。制於魚朝恩。爲軍容宣慰使。而無所統一。以至於敗歸。又爲朝恩所困。然終身不敢失爲人臣禮。此非將帥之事也哉。

讀吳起傳

世儒言吳起。未有不艱然異之也。嘗讀其傳。而得其爲人。蓋魏公子所謂節廉而自喜名者。起之實錄也。當戰國時。士之道。先王而守禮義者鮮矣。魯俗猶爲後衰而起也。及事曾子。曾子以孝聞魯。而議起者曰。起之學於其門也。齧母而訣殺妻。而求將。世有學於曾子。而齧母殺妻者乎。若其荅魏文侯舟中之問。與夫遜田文辭。尚主趣舍進退。從容可觀。則猶曾子之教爾。學不勝質。溺於技勇。後人循跡而議。置其輕者。推其重者。名之爲薄。夫君子惡居下流。其

是之謂哉

讀孫武傳

或問戴子曰子於田穰苴之斬莊賈嘗甚而非之於孫子之斬吳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將兵苟惡人之監己不如勿請既請而從之不待令而誅之是欲借莊賈以威齊也吳王以美人試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從而後誅之則是欲售術於吳耳然儒者多言孫武治兵無驗吾併疑試宮人非事實太史公錄穰苴事以所聞適相類故牽聯書之歟

孫臏附傳

按太史公不為孫臏特立傳而附於孫武蓋其事微耳而

賞此刻誤

世人稱之賞過實夫臏以刑餘之人而投齊俵俵然求得其當以報魏不啻郤克笑蹇之讐范雎折脇之憤也故其從田忌也一舉救齊再舉救韓皆不以取救為急而急於乘梁之虛而殘之者此其志無一飯不在梁也馬陵之役恥幸僅伸而終臏之身不聞他業可紀就言兵者窺之尤淺之為丈夫哉

齊之救韓必越梁而西臏蓋為全之策也可以為從急之報私怨哉

伍子胥列傳

昔者嘗怪孟子言君臣之義於齊而有國人寇讐之報曰孟子以義教人者也君有不禮於臣而臣不施讐於君今也教人讐君而得為義乎久之而得其說曰此乃古之君臣之所為義也夫國之有君非以其國私之也蓋將有以

爲其國也。故國得擇君而治，臣得擇君而事，而非使之傲然無畏以爲上也。當戰國時，士之仕者，猶無常國。故孟子以之警動齊宣王，而著爲驕君之戒。若夫人臣之所自得爲者，則必使其君待之不至犬馬草芥而後是也。然自孟子之說行，而世之悍臣有所不直於君，則悻悻然欲甘心焉。曰：君固有可讐者也。於乎！此非伍員父子之於楚，其君臣始之有不盡，而終至於多傷其義者乎？且以楚平王之無禮，而伍奢傳其子建，奢以正諫觸死，微員之逃，則與其兄尙亦必俱死。罪在平王無疑也。爲奢謀者，欲忠於建，則勉建無怨可也。欲全於身，則知不可諫而去之可也。建以讒疎身以諫死，由君子論之，奢猶死於職也。員爲人子，至

於殘宗國以爲墟，發君屍而行戮，其不太甚乎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昌黎韓子嘗駁其語以爲不可施於今世。此正伍員之比也。後之論君臣者，當擇於韓孟之間也哉。公羊子蓋指入郢之事而言，何謂比乎？

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爲讒愬夫子之人。夫子不責而委諸天命，以爲不當預弟子數。而蘇子由古史修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伯寮而盡錄其語。竊嘗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而凡爲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弟子服勤夫

子之教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哉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大史公泛錄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爲愬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其說甚迂晦

蘇秦傳

蘇秦戰國傾危之士也世之人有稱之者以其能以口舌擯卻虎狼之秦令其說行天下不至坐受秦禍嘗考之事或不然方蘇秦自齊歸周自周而之秦然後之趙之燕之韓之魏流離狼狽不勝兒童婦女之所訕笑苟得一言納

問此刻誤問

之利從則從利橫則橫其區區窮謀本不專有擯秦之心惟不得於秦而從事於諸侯耶豈得以魯仲連虞卿之事比之哉如其所策誠能盡其形勢之強士馬之盛而用之秦人豈真不得以逞也君子之道內誠其身而後能誠諸人齊之管仲相其君九合諸侯其事偉矣而不免有叛之者泗濱之間至無以服楚六國忤忍之君視其親戚骨肉有不能自託而能託唇吻之外交以待斃於秦乎從散國破而蘇秦亦以謀死固理之不足惜也昔者嘗怪夫子數稱東周蘇秦之時周至於顯王益不振矣先王之遺風猶或不墜故蘇秦東學游說於齊而洛陽之兄弟嫂妹皆能非訕以爲非其本俗當是之時得孔孟之佐外以禮樂交

諸侯而內以農桑治其國東周之是輔尤賢於諸國萬萬也蘇秦初干顯王顯王既薄其詐不用而縱其說於諸侯諸侯之事如彼周又他無賢輔秦以夷狄卒併天下有之豈小小之故哉

張儀列傳

六國與秦皆有併吞搏噬之心非爲一君獨賢也顧秦幸而成耳而世人罪秦不置者以秦戎狄而資之詐也以愚考之秦之行詐不信於諸侯莫如商鞅張儀二人之甚而鞅至自衛儀自至魏固非可專曰秦詐就二人考之鞅之不信又未若張儀之尤甚也當儀之時蘇秦同學先以從約取貴儀後出不得不倚秦以爲橫迹其口舌反覆傾人

十城然後利一邑陷人數鄉然後進一號本不當責之以仁義長者之事而儀之始末得幸於秦屢屢餌其父母之國以爲己食此不特商鞅之所未爲亦蘇秦之所恥言也吾觀張儀欺楚楚怨欺齊齊怨雖其終以計免猶皆覺而疑之獨其欺魏魏人至死不能覺其爲賣己也平時腰金結駟佯佯往來於關河之上梁地日削儀身日貴及其歲晏寵衰秦人以禮歸之於魏使之坐速寇兵以傾所居之國而魏之父兄弟子方與之優游談笑而終老焉有商鞅蘇秦所無之毒而無蘇秦商鞅所有之禍世之姦人如儀者可不謂行險僥倖哉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戰國之世。秦人以形勢詐力。頡頏諸侯。故爲秦者易爲功。而事諸侯者難爲。卞樗里二甘。魏冉之於當時。固非有過人傑出之謀。而白起王翦。雖爲善戰。然不過縱燎於順風。採果於垂熟。而凡其盡銳以爲取勝之道者。皆其不可再用者也。此非惟不當責以古良將之風。其視同時廉頗李牧輩。猶遠媿之。而得爲賢乎。蓋當是時。秦勢八九成矣。天方假毒其手。以樹君中原。謀不必工。所施而服。戰不必良。所向而克。彼諸侯之臣。固有賢於樗里二甘。魏冉之謀。勇於白起王翦之戰。其君用之。未必能專信之。未必能決。而又連栖爭鳴。佐寇自賊。顛倒謬誤。卒俱墜於彀中。而後已。而數子乘時逐利。各以能名見登於好事之齒舌。彼諸國之臣。其材實過之者。國敗身辱。而名字因曖昧而不彰。豈非所遇者幸不幸哉。

孟子荀卿列傳

古之君子。其學爲己也。而不專乎爲己。蓋其得之也。有餘則推以與人。也不患於不足。成之也。勞則其事傳之於久。而無弊。孔孟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莫之能尙也。惟其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著於用。故鬱勃湮積於當時。而卒能徐出。而大暢之。以及於百千萬世之遠。自其及門弟子。旣皆身被其傳。以立於世。又自諸子各有所傳。然受之淺淡。而行之久近。有不能以皆善。而要其大歸。苟出自孔氏之傳者。至其極衰大壞。猶賢於他氏萬

萬也何也。孔氏之道可遠可近，可約可博，非若他氏淫污辨雜以爲通，誕神僻異以爲高也。學他氏者於己不必誠，而常懼於無以徇人。學孔氏者進可以及人，而退亦不自辱其在己者也。故學孔氏者近勞而仕有八九焉，不失爲君子；學他氏者近佚而仕有一焉，不免陷於小人。孟子荀卿之於鄒子淳于，尸子長盧之屬是也。自夫孔氏旣沒，世亂道微，生民之命懸於談兵說利之口者若干年，而子思之學再傳而爲孟子，子弓之學亦一傳而得荀卿。荀卿之學未知出於子弓何如也，而孟子於子思有光矣。夫當孔子之時，諸子不棄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非誦孔氏而不爲其學者，聲華氣勢計當十百過之。訖無所據託，而獨孔氏師友一綫之傳，屹然不墜，以爲儒者折衷，非止鄒子淳于之徒不可度絜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其荀卿之學亦一傳而謬，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鄒子淳于之徒而孟子之所著書，遂與諸子之書之可傳者共扶孔氏以至於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燦然知所趣舍哉。

范睢列傳

范睢入秦，意在於急得秦權，以及時償區區之私仇耳。豈

有奇計爲秦哉夫欲得秦權則不容不急逐穰侯白起欲償私仇則不容不以兵脅韓魏此如怒犬噬人伺便捷中圖一決之快君子蓋羞稱之然而睢之所以言於秦者則未爲非便秦之奇計也雖秦之強不專以睢而昭襄以後諸國於秦若附若離卒能藉必成之資以速得志於天下則睢之助也何也穰侯之在秦固有可議而越韓魏以攻齊者尤爲非計也今夫欲有所圖於天下而無一定之畫先斷於胸中或至緩其所先而急其所後則雖日屠一城月墮一都而無益於大計使秦人竟守穰侯之策近捨韓魏而遠攻強齊則齊地未必可以卽得韓魏亦且共起而謀之外讐日堅內力日分而秦事勞矣自睢爲遠交近攻

之說秦人一如其教日夜搏擊於韓魏之郊瘵腹蠹食腹必垂盡而膚革不知卒之三晉先亾燕楚踵服而君王后之齊最遠最親最後亦徐取之若此者謂之睢謀非耶故曰逐穰侯攻韓魏雖出於范睢之私而未必非便秦奇計也嗚呼睢以亾夫乞一生於萬死之中出其困辱餘智以報平生之仇意得欲行一聞蔡澤之言卽納印去本不切切於秦而秦人竟賴其謀以帝然則非睢之假權也嘗觀六國視秦初非強弱相絕之國而秦能獨伯者六國有客不能用而秦能併六國之客用之也六國之客入秦者多矣而三人之策最爲有功於秦其一商鞅以富彊開業振於諸侯其次張儀大破諸侯之從以爲橫其後則睢所謂

遠交近攻者若此三人皆至自魏諸客入秦於其舊國不能保其不凶而此三人者必至大毒於魏焉而後爲重張儀以姦商鞅以欺范雎以仇要之六國與秦皆無義容而魏士尤薄也哉

樂毅列傳

戰國之君臣未有能以義始終者也吾每讀樂毅書爲之惻然悲歎焉方燕昭不勝報齊之憤卑辭厚禮以招賢士而毅也往爲之屈此其意氣之相求也已非納交要譽於游揚干謁之門者比矣五國之師百城之敵先構其謀而後從之卒功專事擅而諸侯不忌其成兵連役廣而天下不議其非毅之言曰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蓋非虛

語也昭王旣沒新王以一介之疑棄百年之烈毅於是不得不棄燕而走趙及惠王殷勤反復以義見邀則又幡然因趙以通燕進退去就之間猶庶幾古烈丈夫之風哉世之論者謂惠王薄於待毅又疑毅不當遽捨燕夫毅於是時不去燕燕未必能全之也毅誠能死死於昭王者義死於惠王之隙則亦不爲得所矣故謂能死於昭王者義也其不死於惠王而去之者亦義也若夫惠王之待毅則猶有禮矣古者人臣之於其國苟爲有故而去出疆必有爲之道也所往必有爲之先也毅之去燕不可爲小故也恩睽而辭不汚身疏而家不絕自近古求之改君易將之交處讒疑怨讐而能相全者惟毅君臣而已哉或曰毅則

義矣。子知惠王之不能全毅而許之，以有禮何也？惠王之有禮，毅爲之也。父有不慈而其子申生，恆壽之孝，非子之常也。君有不仁而其臣爲伍奢、大夫種之直者，非臣之願也。毅爲自全而因全其君，毅固常學於賢人君子之道也哉。

此論爲優

藺相如列傳

世言藺相如持空言與秦爭璧，璧還而終不免，趙於璧何益哉？余曰：不然。秦吞諸侯，非皆以其能也。詐脅之所得，較於兵取者，往往十居六七。則夫今之視趙，其意豈止於區區之璧哉？秦計旣然，則相如之抗秦，固有不在於區區之璧矣。且國之以人爲存，以無以異於人，之以脈爲生死也。

有一脈之不絕者，人雖危而不卽死；有一賢之可奮者，國雖敗而不卽亡。秦誠積強之國，見諸國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則其不敢易者，必其不畏者也。豈爲一璧之重輕乎？吾觀相如，蓋戰國豪俊有謀之士。近古曹沫之徒也。已故能橫軀授命，而知秦刃之不敢加，強辭臨盟，而保趙駕之，必可反。不然，秦昭王之無道，叛神明，欺骨肉，何忌於趙？何愛於相如哉？蓋嘗考之，相如之爲趙，不但外以口舌折秦，蓋諸將之與趙始終而能爲秦畏者，有三人焉：廉頗固相如之所遜，趙奢晚而與之同位，李牧知名進用，計當亦在相如之時。使相如但以空言爲強，而無待秦之實，則秦之加於趙，必不若是怨矣。故曰：相如者，戰國豪俊有謀之士。

也。獨怪趙以相如之賢所推將適皆一時名傑自不可爲無人之國再傳之後相如未死已不救於長平之事奢以子賁廢廢牧誅然後昔之所恃以待秦者皆盡而趙亦亡。雖曰廢與使然觀國者可不爲寒心乎。

田單列傳

齊於山東最爲大國方湣王之亂樂毅奮區區之燕假天下全力而攻之一戰而破濟西再戰而沼臨淄湣王出奔齊之七十二城一日翻然爲燕何其亡之暴也及田單起逋虜破殘城哨五千之卒以鑿百萬之師燕將授首所失七十二城復翻然爲齊又何其興之易也。儒者謂使樂毅不以讒逃則燕不敗田單不堅忍窮城以須持久之變則

齊不興嗚呼此二者似矣而皆非全論也何也齊雖無道其君可誅而齊國未可卽滅也燕起僻遠出擅中國兵革之盟賴天下方切齒於湣王而樂毅之賢智足以彌變故數歲而無他然其一人之身而居不世之烈既有憂其持之之難者矣當是之時齊亡而田氏子孫不能盡幸而田氏無良子弟耳齊之臣民含怒蓄怨之日久矣寧以千里之大而一人之能安乎故毅去燕而田單一匹雛之力遂得乘間抵隙而圖之此天下必至之勢非毅之道不得盡用而單之術果有餘也且齊篡國也燕雖召公之後而其得見厭於天與諸國之君無大相過故五六十年之間六國迭興代仆而卒以同盡於秦秦一再傳與六國之餘民

又相屠戮而俱至於滅蓋多殺人以立國者其國之不可久而又欲兼人之國乎哉吾於燕齊之事不能爲之數數然者以此故也然使徒以一日戰伐言之毅兵雖爲近正而田單之術何預於此哉今人旣誇其神師火牛等智往往又出於兵謀之外單之爲人詭譎而不足稱者太史公亦復不載吾亦不暇詳論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事謂卓犖不羈之士矣當戰國時士非媚秦則宦於諸國朝從暮橫去來紛紛而仲連游不以祿說不以利潔身高視於喧污垢辱之外一言之出列侯傾風羣士折喙吾嘗評其挫秦之鋒幾於仲尼春秋之義願從御者執

鞭焉獨嘗讀燕將書而疑之夫君子之立言出於正而無慚處於人而無憾一時未見甚便而萬世莫之能廢者此天下之至言也故其居利害之中如是則生而存如是則死而仆迫於有爲而言者戰國之士皆能然矣而其然者仲連之所不爲也不爲有爲而言則其不得已而有言天下後世固將於是觀之矣且夫聊城燕將受其君之命而死守以拒齊之城沒於燕者七十有餘他皆反面復舉爲齊獨此城之將外無援內無資而不愛一死焉雖非齊人之所樂而自爲臣之道言之君子必許爲燕也仲連奈何教之行叛以歸齊乎曰仲連齊人也爲齊謀之也則何待仲連之狹也仲連苟有父母之愛於齊齊嘗亾矣仲連遠

不爲楚申包胥近不爲王蠋今齊地已復什九極齊之力何患不獲而爲妾婦之忠乎且爲此說則與仲尼聞魯亂而使子貢撓齊破吳者同一見也曰仲連天下士也非以齊人自爲也申包胥王蠋亦非所以論之也直不忍孤城之兵歲餘而不決欲全其民脫之白刃之下耳嗚呼此又何言之拘哉戰國之民無歲無戰戰國之兵無歲無殺其爲聊城大矣仲連安得城城而仁之且仲連嘗爭帝秦率梁燕佐趙而鬪之所不惡於鬪其兵者全民之仁少而卻秦之義大也全民之仁止於一時卻秦之義重於萬世也今乃欲仁一城之民而先教人背叛偷生以虧君臣之義何其得之於梁客而失之於燕將也然雖燕將旣死何救

於一城之屠哉進退思之無所於據賴其將自能以義引裁不昧於裂地定封之誘以隳期月之守不然則燕國有賣城之將仲連爲說降之客矣曰仲連之爲燕將謀但勸之束兵歸燕而東游齊之二者舉甚不可以決之非正言也故燕將得書而歸燕不能降齊不可則擇義以死也是其死也自仲連處之也於乎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爲人謀於其求決於己而忠告之燕將未嘗求於仲連仲連逆爲不正之言而強告之何也宋輕以利說秦楚之君罷其戰孟子驚焉以爲先生之號則不可故君子惡遁辭而大居正焉有勸人以死徇兵而姑爲不正之言乎夫仲連之道君子也吾固詳責而嚴求之在他人吾亦不咎之矣

然仲連之言如是世終不以聊城之事累仲連者以聊城既屠而不利其爵故賢之耳是固可賢者也古稱明乎齊音者見利能讓而戰國齊士始不讓而趨於譎若仲連者士之能讓者也

伯夷叔齊列傳

某按上古國以萬計其各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爲各國之君其眾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爲天下之君雖堯之唐舜之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德盛故眾國環而宗之宗之矣而有不宗者在焉則眾國環而攻之夏殷以來主於傳子故天下之共君者不能世賢而分則略定矣孤竹之爲國也不知其所從始相傳云墨胎氏又云成湯所

封則是古或有其國而成湯革命始更封之耳此於商人固無骨肉相連之親與心誠悅服之舊也自成湯至紂凡幾世自孤竹始封至於伯夷亦已久矣然澤足配天無以過周紂惡可誅不浮於桀而湯武之伐君伯仲之間也孤竹之始封不辭鳴條之爵而其子孫乃非牧野之師乎嗚呼商之未亾也孤竹之事吾不得而知其何如也然但云成湯所封則伯夷之先世已臣於商矣不特伯夷世臣之雖武王亦且世臣之夫君之不能世賢其亂猶小也紂雖天子與諸侯分國而治盡紂之身亂止其政令之所及而已諸國未大害也幸而紂死一中主代之雖國之所以自治者可以不亂以一君之惡而易天下之共主者湯一行

之既以爲世駭豈可數數然階亂教叛使爲羿浞者接跡於後來耶故其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此伯夷之志也若夫國存而爲之君臣國亾而視之塗人不待其賢如伯夷而能羞之矣吾太史公表伯夷爲列傳首而怪世儒言伯夷皆過故詳論之

孔子弟子傳總論

某觀太史公之爲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錄其所嘗從遊之士爲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爲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爲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

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郤里有不論其爲賢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初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昵而交之或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禮之略紛然去來尙不能以一概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奈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爲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教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蓋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略爲之辨其諸傳中同異

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僭焉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賤夷狄至語門人以爲諸夏之無君猶賢於夷狄之有其抑之嚴矣故寧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紓左衽之醜而孟子學於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爲夷狄憂乎嗟乎是固皆嘗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迹而爲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夷狄雖不心服而猶畏其力迨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露而夷狄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爲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霸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眾非大

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屢與齊晉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得一區區之衛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夷狄者夷狄反竊用之乎今夫衛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藉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逃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絕擯棄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爲齊桓晉文宜爲矍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爲秦其煩刑細禁仇刻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姦平器量以一制與夫重

農力本。開疆益賦。汲汲然富彊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而鞅益脩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攘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爲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此固孟子之所嘗憂也。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欲有所爲於天下。而無特起之士。以爲之佐。雖湯武不能以得志。而況戰國區區君臣之間乎。自學校井田俱廢。材士豪民。高者爲義俠。卑者爲游說。土裂兵煩。隱於農桑者。不得逸焉。則往往出一時之僥倖。以求迎合之利。此固當時俗尙之所同然也。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遂以好客聞於天下。士亦忻然從之。上下皇皇相求。真若傾心赴

義以相成其事者。以吾觀之。四君之中。惟信陵行事近於有禮。惜其慤愿。旣以桓文之事爲勸。其客猶似可使者。其餘不過舖啜之資。盜賊之道。朝暮遊說之徒耳。何士之云哉。何則。四君之時。秦雖已橫。猶有畏忌諸侯之心。齊楚爲大國。而三晉自負勁兵。皆未遽屈於秦。黃歇雖以口舌緩禍。迨其歸相。暗謬無足稱者。田文之客。惟一馮驩。終始不忍叛其豢養之恩。爲之忠計。以求益封復爵。意念不出齊疆之外。趙勝雖有虞卿毛遂。稍能叱咤挫秦。然其兵退議功。從成而德色。固有不滿魯仲連。張孟談之一噓者。而能以強志奇計。扼虎狼之秦。而收其弊乎。信陵之取士。則有異於三人矣。秦兵壓邯鄲。而晉鄙受人之怵。翱翔而不敢

虛當作墟

救挾計殺之自不失為忠於宗國未聞為姊弟骨肉之情也。赴趙趙存歸魏魏重終信陵之身秦人不敢肆力而噬而侯朱之義死毛薛之正諫就同時諸客求之亦所謂彼善於此者。天方授秦愚智同弊中華冠帶之區不數十年蕩為虛莽而談四君之事者至今徒膾炙其能好士亦不辨士之何如也。其罔乎哉。

其論事益特識傑論所言儒者淵源又似無深得者蓋志

在休文章言言之工徑史之大者遠者未及焉故其音趣

光燄非後唐宋名儒比矣然以文言之一時冗長腐爛之後

亦何能望哉

剡源集卷第二十二

元 戴表元 撰

剡源集卷第二十三

雜著

讀國語

國語有二十一篇用周公本及補音點校自有此書來最

善本也當宋公時韋氏註已始行蓋古註如賈唐諸君之

善者韋氏悉擇而收之矣宋公又博洽大儒所定本信無

憾余讀之久時時見韋氏抵千百中有十一過當而註家緣

名拆義於文人瀾趨阜拆之勢導之多不得暢故此書所

為與內傳相出入者亦或病之以為難讀竊不自勝慳慳

之愚遇有所疑標識卷顏其可通者悉斷為句豈獨私諸

垣按拆義疑作析義

家塾共學之士參其如彼決其如此亦將有以教我者焉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爲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放於國語而爲之也

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大夫咸爲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藺稍又釐補其訛闕是爲舒家本然取兩家本閱之蓋皆以爲孔子八世孫鮒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太常孔臧其實不然子魚生於戰國之末一爲陳涉出知難而退遺言隱行不傳於世者必多安在獵取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之著書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

列此刻誤列

士又或以叔孫通爲聖人今書數引其名此後人所推託若房元齡杜如晦之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爲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裂禦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於書爲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說也則存之孔叢子者矯矯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於貧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爲哉

讀蔡氏獨斷

蔡氏獨斷二卷本傳載伯皆嘗著此書而世儒或疑今本非真出於後來者掇拾漢史餘文以成之余攷之伯皆之學不止於此謂不出於伯皆亦非也當由本書散佚幸而

今後漢書諸志乃
取馬彪侯漢書補
之宗作也別
源六微誤

有此刻誤

存者僅此耳若車服諸志乃其所已創與范曄史文時相
出入蓋曄取伯皆非倣伯皆者取曄也古人作史咸有所
本一史成而諸書皆廢伯皆之書其以范曄史廢哉然猶
僅有則猶有不可盡廢焉者矣伯皆才識數倍於曄繼孟
堅者當在伯皆天奪其成逸而歸至於偃蹇取死二人之
道雖絕不同而皆不得免其身士亦何貴於文哉讀其編
竟之三歎益增學道之慕云

辨孔壁傳

魯共王所得孔子壁中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
經釋文以傳為春秋又以為周易十翼按十翼之事不古
陸氏既云非經謂之傳則春秋不可以為傳也班氏藝文

志載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
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然則孔安國所謂傳則班氏所謂論
語孝經也

佩韋辨

人性剛柔得於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
為君子亦有陷之失中而為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矣德
既成性既善我不病剛矣而以剛取禍我不病柔矣而以
柔致咎是則又若出於天之所為而人力不得盡預其間
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感而悲之夫子厚謂純柔純弱者必
削必薄純剛純強者必喪必亾故取於韜義服利之君子
以為之盟是行善矣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何其持心危

擇利審愴焉奪於其外將不暇執其素委躬而趨之也且洩冶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悲而不免於禍非洩冶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咸在昏上亂臣之間崛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誠直耳其觸屏而拒教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充子厚之意則擬之若何然後爲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洩冶之爭非遇孔寧儀父其君固能容之陳咸不過不能久爲要官當是時不爲陳咸之直而以他過竟死者多矣然則二子亦偶不幸耳非謂其不能柔而剛也世有所謂真剛者加之以所不堪而不爲之辭予之所以不當得而不爲之受何者其自處者定也吾觀子厚奇才盛氣言

論雄嶠得君之淺未觀著立何如而平居與敵以下言視施於所畏者慳慳之義已少衰矣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慾之害剛不必已甚亦孰有大於利祿者乎子厚悼苦諫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逃剛太過逡巡不悟而墮於黨人之穽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賢而有識疎於剛柔之辨不及詳而擇之也王君希聖作佩韋辭自西門豹范丹柳子厚諸人至朱夫子凡取於韋者備矣徵僕爲之銘僕不能有所發獨謂子厚宜慕剛者師之不得尙愧不能執柔故爲其辨且僕之資外狷急而內巽弱懼學之不勇遂爲小人之趨也亦幸因希聖之言而覺焉希聖才敏倍於僕方謙謙好問其以不腆之言爲何如哉時徒維攝提格余月

已卯表元書

自袁氏字說至佩韋辯五篇刪去不存藁久矣蓋已卯歲前未居剡源時也庚子春有三衢王秀才從何處傳寫以訛缺見問余遂取而存諸篇中俯仰二十年文學志業一無所增益反若有愧於前如何如何

參夸二氏誠

古有參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矣於其奮逆批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雖趨健如堵牆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為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為燕遊醴食聲樂以億其體其人亦以為吾搏已絕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

戲弄博奕之事眾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眾恚曰吾屬所為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參氏為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奇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概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敬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為士也則相與

北遊而事之願為弟子出則安車居則函丈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羣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既為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為禮今人言為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子曰二氏子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薄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

州國名號非人迹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偷近娛而安成名者警焉

貓議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猿雞犬猪皆得其類於人謂之十二屬貓與人最近獨不預客或疑之以為他物貴賤猶有可言顧不得比蛇鼠乎曰貓慕肥暖輕遷就不信無義又生子多自殘賊其事蛇鼠所不為也

祭文

眾祭徐子方承旨文

嗚呼哀哉人之羣居各以其倫故生而達之不相遺也所

以爲義死而觀之、不相汚也。所以爲仁、屬者竊見求之於風氣混合之會、豈六合之廣、百歲之遠、而不知其人。蓋亦兩不相值。至於貴者吝權而忌善、賤者徇勢而忌身。惟我徐公、天性清真、聞一言之中於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詡、至自引其躬、以爲如不可及。雖草茅側陋、江海阻絕、內不度己之嫌疑、外不顧人之願欲、而必將使之處屈、而能伸、位近三台、仕踰五紀、衣冠之所楷、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言笑恂恂、譬之大川喬岳、有來必容、無門不納。人益見其浩蕩而嶙峋、彼斗筭之夫、撞搪掉擲、豈不欲驅羸攻堅、揚穢溷潔、卒之力不給而先蹶、目旣昧而徒曠。夫惟在寵知讓、居高能貧、故其忌懷出處、隨時顯晦、白首

一節愈久彌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使病憊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閣予告、卽家賜珍、如之何。遂棄斯人而長往。若反閭闔而遊氛氳、攷公之平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悼行志之未卒、而爲善之無鄰、淒焉薄奠於彼河濱、而冀公神遊恍惚之一遇也。如疇昔之相親、尙享

祭張復山長文

古之君子、孰不能剛剛而不黷、所以爲良。我識張君、晚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羸五秉之入、而嚴顏毅色、能卻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廉名於朋友、其飭子弟、捐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衰老之祿、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

當筵發辯臧否憤激敢者難當雖人情油然而終歸避伏而
靈臺泰宇沖抱先傷此則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為慘怛者
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亾淒焉草奠語短情長魂兮
有知尚醕茲觴尚享

祭趙丞文

某年歲在癸巳正月十六日於某年家子戴表元謹以清酌庶羞之
嗚呼哀哉人之居世患不能賢有賢於己或鮮其傳賢且
有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何可已公昔燕居我為鄉人
晚而失仕亦同為民窮達之交死生之故人所不知我得
詳數勢權之鄉細弱罷市公於此時懦如處子膏梁之門
經荒史蕪公於此時勤於窶儒世祿臨民以律為戲公於
此時敏如法吏一鏃穿城千夫喪魄公於此時勇如使容

奠後祭於故剡丞趙公之靈

从校亦補

余此刻誤並脫
指字

曹君此刻誤

衣冠播越大蹶小顛公於此時逸如飛仙父余奮前子獲
於後浮沈里閭以盡耆壽一昨兵奔始奠南宅雋者五興
左侯右伯神農徒淵雲物先盡山之將移蘭枯玉隕堂堂
大宗餘一耄衰今其餘者又不能遣人亦有言公善其終
我知公子甚於知公公居未成公許鄰我公族有女公許
姻我公笑公顰我無不可曷為去我令我無與雖公之子
誰免其侮不侮在我我慕公熟惟知公存不敢自辱我老
知此非以自警且告公子公目其暝北山蒼蒼南溟洋洋
百年之情臨此一觴尚享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介丘出雲雨流于田靈泉發源瀦陂積焉維我大父造基

險艱以身易宗忠不忍言鬼鬼太中承徽襲美華韞高揚
良寶中毀施及孱孤遂享豐報未收再穫鼎受既老惟獲
之逸居之實勞其何無懼而可終朝爰念瑩域爰念封樹
魂飛萬里有淚如雨屬者天禍游延祖妣得請于廷歸奔
喪机有嚴衣冠神靈是憑是舉合葬是安是恆銘碑植植
石儀閑閑匪以飾哀哀在肺肝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維某年日月遠孫某等謹以牲酒致祭於遠祖故晉右軍
王公維公清風懿範繪在史冊俗情傳誇舉一遺百造意
成書縱言爲文殘珪斷璧千古難羣小者且然況乎精微
青山白雲魂來是非谷禽弄吟澗弄晴秀庶幾揮毫尙想

舒嘯樹愛召伯繡在平原名賢之光被于遠昆某等懸觀
新像載祀山塾瓣香矢辭烟烟心目尙享

祭告榆林廟文

某流連之人自癸酉以家東行卽有兵禍脫命生還顛危
益甚六年之間奔走九郡十五縣之地二千里之遠心未
嘗一日寧而剡者固吾疇昔所卜以藏吾親慕念所加非
他處所比也。不自意轉徙而來遂得一區居之畚鍤不勞
龜筮自協鄉鄰往來如素相識夫豈人力所能至斯是敢
以民禮謁告於神惟神不賜簡薄於不肖躬惟先之澤未
或隕墜俾世世承祝則其子孫庶克用康將施福其孥以
昌其家綏安惠和動罔不裕亦惟我子孫大厥族於斯世

敬事神無斃以伸其報焉敢告

真原本作畧

此刻誤文內

同說見札記

至大元年歲次庚申祭張村干廚與山神文
維年月日婺州路儒學教授戴表元謹致告張村干廚與

山之神維我祖考府君祖妣夫人實始託體長錫壘山不肖孫憑賴遺蔭幸未成居積累歲年增邊拓表延袤滋廣今將用閏月某日預卜壽藏于茲山瞻言長錫歸在東首祖孫相依禮惟其宜惟神尚安安之勿震勿愆以康我不肖躬以慰安先親之靈則幽明之間為惠侈矣是敢祇告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薦昭告于戴氏初祖九府君以

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表元來居剡源餘二十載而新寢未築頗嘗規購先祠奔馳之煩莫克就緒深懼迤邐愈茲不虔爰涓吉日祇遷神主宅茲上游位惟辰巳北上西向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庶幾妥靈陰陽騭相家用和康以延于子子孫孫無墜厥祀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惟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精麤內外皆詣其極今之為夫子之徒者未能盡己而但欲盡物多見其不知量也表元之區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雖其情衰不敢不勉祇役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既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猶能綿延不即絕者則濂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祇役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為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覃被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棠況表元得以職事奉祠宇備掃除之役祇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泄食茲學有年為官者故苟且暮以充官簿不得如

神之專且久也祇役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嘉相之

中丁遷先賢祠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燬宇舍不周混處廟廡祭薦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厥廬面陽爰議改奉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於釋菜遂於新祠揭虔妥靈尚歆饗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維大德、年、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鳴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別言之父當嚴而近義母或愛而為仁至於離脫襁褓薰漸簡冊則必待師友而成身其有閨門貞淑之節而能督飭孩稚家儀塾範與父師均此豈可但謂之賢母而求之曠世蓋鮮其人英英徐門

弋水之濱惟彼良子幼罹艱辛惟太夫人機杼箴紉御朱
 鉛而不事慘獨鶴於相晨顧中誠之所惜有掌握之奇珍
 則為招名工購美錯朝追暮琢以使遠異乎凡珉比諸陶
 姬截髻孟婆遷鄰雖風流之已遠而追實懿則之同倫天閔其
 勞與之康強燕樂冀得養壽而怡神朱罽翠管綵綬雕輪宜百
 年而未足胡慶弔之相因某願託子列難同它賓既登堂
 之不早當薄奠之躬陳函辭絮酒終若有柅吾足者徒含
 愧而顰呻靈兮有知鑒此情真尚享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天開地闢山川忽屬於神靈歲改星回祠宇自關於氣運
 捲榆林之樂土時瓦嶺之闕宮壘脈東來雄跨蒼龍之背

構當作構

簷牙南指前占朱雀之躔精神數十里之趨迎生齒累百
 家之環擁祭則受福久無螟蝗水旱之災過者下車真有
 社稷尸祝之愛逮於近歲尤著陰功間亦避兵驛候朝傳
 而不至人方憂盜里門夜啟以無驚併蒙之賜既多崇飾
 之嚴未稱遂恢新構益聳羣瞻良家輪杞梓之材千章輻
 輳巧匠獻般垂之技百堵朋興日吉辰良人懼神悅修梁
 斯舉善頌宜宣

兒郎偉拋梁東好把詩書變土風看取梨州文筆樣嗟峨
 高插萬人中

兒郎偉拋梁西榆柳堤平馬不嘶從此太平無閔訟村村
 化作好山溪

欺此刻誤

兒郎偉拋梁南積翠前峰手可揆事少自然生富足宜耕
宜畜又宜蠶

兒郎偉拋梁北匝匝連囊如拱極人行晝靜少追呼犬臥
清宵無盜賊

兒郎偉拋梁上吉善之人神所相期欺心莫向廟中來且勸
鄉鄰興遜讓

兒郎偉拋梁下此村今是平安社驅將虎豹不窺山護使
牛羊長蔽野

剡源集卷第二十三 公丑五月二十一日校明鈔本

剡源集卷第二十四

元 戴表元 撰

書啟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
表元嘗聞之周公之相周也勤於求士天下之士執贄而
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
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文人墨客誇而張之以為美
談表元竊獨以為不然當周公時誠多士安有千餘人日
擾擾焉於周公之門而不恥而受其謁者方疲精憊體有
戰國四豪呂不韋陳豨之所不暇曾是以為周公乎蓋理

之必無者也。故夫古之君子之求人，其道必有不勞而致之，而君子之見求於人，亦必有以自致。貞女之行不出於鄉閭，知者詳也。鬻寶玉者不登門，信者先也。今有善匠將使之爲巨室，問其材木之所產，耳目之所經歷，口疏指畫，一日而辨求馬價於良御，某優某劣，某悍某馴，雖千里之遠，舉能言之。何者？考之熟而蓄之素也。伏惟明公以清材敏識，隆名雅度，振撼於東南之日久矣。東南之人情士俗，時宜政理，伸其樂而遏其所不堪者，其事悉矣。而况於士大夫之行藏名實，進退俯仰，容之以禮貌，動之以意氣，其知之詳而信之於先，考之熟而蓄之有素，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表元抱區區之賤愚，譬之於物，瘦女、礦石、樛木、駑

駒，媒賈之所不親，匠御之所不議，自其少時，願嘗以場屋空虛猥鄙之文，竊有司之科第，以苟一日之祿，而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習。以是趨趨震慄，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蹤跡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薦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徬徨，不知其何以得之者。旣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故因明公而

前所疑於周公之事者愈決表元之所以得于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遽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其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有真可知真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爲愚賤之身懼而爲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爲天下賢士喜而直爲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參候面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攄其惓惓漸老矣俟明公功成業就它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爲歌詩以頌巍煌盛大之美又或幸而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乘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遇蓋未晚也初暄鈞重加愛不宣

趙氏婚啟

伏以敘杏園之年好久熟大門數榆社之文交莫踰賢從宜有絲蘿之託以增金石之情伏承親家某官次令女玉雪自持聞早閑於婦事而某長男某縑緇不輟覺猶有於童心當幹蠱之云初豈授姻之敢後夤緣高義邂逅成言之子既亟於有歸吾宗遂從而獲助訊三星之候庸幣帛之是將開百世之祥倘衣冠之相映

回孫氏婚啟

某宦學四方雖知名之已熟婚姻兩姓願投分以非宜出於盛心來此信紹伏承親家提刑大監令姪封郡寺簿長

孫男肖翁將仕溫良之積必克世於詩書而某男某次女少奎寒薄之資懼未閑於禮法既揆量之自審何扳慕之敢高辱問愈勤願辭不獲吾聞命矣敢虛道義之風其自今茲共振衣冠之緒

回徐氏婚啟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宦之縈懷鄰境扳緣喜親賢之在望投我只素重於兼珍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籍甚醇明定熟會稽初學之記而某第三女在娘肅然清寔真是東漢逸民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盟遂叶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姓甥舅之歡足光吾黨百年子孫之託昉自茲今其爲忻愉罔既敷寫

范氏婚啟

伏以江海浮蹤既屠羊之靡託山林餘念惟舐犢之難忘欲爲^昭詒後之謀爰擇宜家之偶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襲清門之禮訓婉婉固宜而某男次紀守先世之儒璫鑽研尙淺夤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之歡庶無異圖以永良好絲蘿可託實昉自以茲今冰雪相看是所期於吾黨扳緣之喜鋪寫奚殫

舒氏婚啟

伏以吾州四姓之家久煩慕仰斯文一日之澤亦許扳緣蒙厚幸之如斯臨嘉盟而甚喜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早諳禮範如種玉於藍田而某男後庚窮守儒璫頗尋

源於潢潦，實緣草木之味，縮合金石之交，菲然微儀，辱在高義，論財夷虜，正吾黨之不爲，邀福祖宗，尙後昆之見相，忻愉之至，鋪述奚殫。

回弋陽趙教授啟

後半差善

伏以山林偃薄，分絕望於青氈，江海游從，喜論交於白首，敢惜投瓜之報，以鳴伐木之求，敬惟教諭學士前輩東土俊流，南宮舊物，居楚客眾勞之目，加以能言，畱番君遺愛之鄉，久而成聚，閱變化於浮雲外物，謹行藏於暮景修途，乃遷九萬里之圖，而從二三子之撰，時方興學，必大修明堂辟雍之儀，君若應徵，豈多遜公孫晁董之對，清華之選，造次可須，某猥緣虛名，莫返初服，病顛蹙足，居然棄物之逢時，血指汗顏，詎意良工之在側，旣循牆之不敢，惟倚席以增慙，所賴芳鄰，見分餘映，扁舟散髮，固難禮法之疎，斗酒同襟，倘許談諧之數。

通燕右丞啟

伏以江浙同風，久勞於鄉，往雲泥異路，遂隔於瞻承，蓋以初無先容之言，益成後至之罪，比聞台從，將壓鄙封，此而不預，謁於道周，僕則自取踈於門下，然古人之禮，見必有贄，而儒者之業，職當修辭，聊效蚓蛭之鳴，以當雁雉之執，伏惟右丞相公三光五岳之氣，燄四海九州之胸襟，文雅風流，不在王茂宏謝安石之下，淵源議論，及遊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方蜀道岌乎難登，乃廬山屹其獨立，單辭造膝。

而雷霆收霽輕車就道而風日清夷立談亟拜於璧雙坐對不知於席近徑由棘列往間槐庭袞職以補躬締繡加文而滋美醫功以康國參苓解毒於無形遺民有今其庶幾之謠同類發吾復何憂之歎脫干戈而安錢鏹逃桎梏而還衣冠有年於茲伊誰之賜今者輟步紫薇之府宣恩滄海之氓山君水妃收雲霧而聽令藩侯邦伯候道路以趨塵榮百於會稽邸使之見章威萬於臨邛邑令之負弩竊想明公之志非如俗士所窺必將措世唐虞無慙簡冊之載然後許身稷契盡酬韋布之言表元髮種種以欲華跡搖搖而靡止鼓三作而氣絕已不記於前勞木再實者傷根矧敢萌於妄想家有踰七至八之老道遇滿十除五

以鬼對親可謂
工乎

之窮耕鐵硯以誑飢絰楮衣而覬暖取數廉於卜筮獻伎窮於優伶何待河清始有相知之至頗驚星動乃傳鼎貴之來凡公意氣之交皆昔朋遊之舊篋積未滿忍獨棄於遺珠芻豢方陳姑強羞於茹藿知我罪我進之退之一維門館之所裁自分泥途而已矣屬時炎暑祇役江郊諒豈弟之有憑宜興居之胥吉尙祈謹齋益保熾昌謹奉啟事再拜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

通蘇教授啟

某頓首再拜奉啟伯清教授學士同舍執事某一別光塵九更歲籥雖遊從甚遠莫知桃李之成蹊而潤澤不忌常如珠玉之在側比從鄉論獲採郵音謂將屈於範模來俯

臨於衿佩諸人動色知爲文藻之故家我輩歸心恃有波
流之砥柱惟此絃歌之國素無刀筆之風越自近年誘成
惡黨魚鱗田籍化爲子虛之歸鶴髮儒宗侮以侯白之術
計慮疎而自陷危竄造詣拙而倒持太阿信萋斐之小言
棄隄防之通例貂不足而狗尾續驚位置之何多蠶則績
而蟹有筐幾主名之莫辨得者不以爲感慢之反以有辭
宜謗議之喧天致紀綱之掃地怒室色市遂疑善類爲皆
然延寇啟關因令外侮之得人體貌衰而誰顧門戶墜而
不扶儼然冠蓋之林妻其羈旅之色事已至此當取瑟而
改調行或使之有彈冠而交慶茲蓋伏承伯清教授學士
木假山之家世金華洞之精英方億萬計園橋門首預登

壁此刻誤壁

羸之選及七千里距要服踵充觀國之賓清談雅步而懷
壁自如深潛屏處而推轂恐後居席之右載道以東洎教
令之末施已觀瞻之頓改當使大官貴將知有師儒之宗
自然新學小生復還禮遜之美某舊依童習老綴賓游塵
土容顏顧消磨之已盡江湖名字猶記憶之未忘聞脂轄
之在行喜同袍之有託川途孔阻涼燠靡常想愷悌之有
憑凡興居而胥吉未由面訶先致手書更冀司存倍加珍
恙爰茂乘於昌會以前迂於亭除不鄙委令敢辭駑鈍伏
惟垂慈鑒念不宣

回凌德庸諸公啟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二紀荷鉏已都

總淵集卷二十四
忌於舊學一寒彈鋏敢過望於新交不虞跋涉江海而來
獲接凌厲風雲之彥盼之青眼投以赤心謂其可爲童子
之範模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旣領訂金之諾又來儷錦
之箋陳誼甚高豈俗流之可及有言不食尙歲晚以爲期
惟是精力早衰淵源素淺使不深於謬誤得無賴於高明
諸丈先輩不一一奉記合併之間謝敘是幸謹此占報切
幾鑒融

回舒子燕送鶯酒啟

某老而憐子欲分井臼之勞窮爲擇壻又得螿鹽之賴政
自安於儉陋誰或達於高明乃行眷私遠致慶問愛鶯封
酒雖感詠之難忘烹魚得書惟報酬之弗稱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啟

伏以公堂較藝守三尺之拘攣鈞路憐材恢一陶之塊坻
使寒峻動速成之想爲國家增樂育之仁趨恩如歸潔已
以謝若稽學制厥重舍優加緣宛陵之竿不能以足而爲

如此刻誤加

先後如主矍圃之射但聽所命而爲去畱至若積累而升
較然勞逸之判踰時厯月進以錙銖墜地登天繫於眇忽
角鉛槧者歎其不易而執刀筆者阻之無難自非遇寬大
之朝何以成闊絕之選伏念某蟲雕無益兔禍未陳進不
得飛名譽以爲高取仇覽長裾之美退不敢聚朋曹而造
累蹈子厚尺檣之嘲獨於分寸之躋扳欲効尋常之馳逐
誠非覬望之及動有僥倖之期洛陽年少之能言或輕初

馬形闕尾對似
工矣而失本義

學闕黨童子之居位躡見竝行謂可滿意以予齊更欲垂
涎於望蜀乘機併進取數已多而乃雉采先成屢喝虛而
未定馬形皆具僅闕尾以不全旁觀訝合穎之難相知惜
虧簣之淺徐紆危惻仰顛元台造化之筆方勤文法之議
踵至天人曰可堪輿曰否自奇彙比之多端執友稱信交游
稱仁辱公言之交上徑采僉同之請亟頌特達之俞器躍
冷而鐘鏞材束薪而棖桷伏觀觀袞袞尤重負苾蓋度越常
調之恩猶謂素憐於庠校若品題佳士之日實非易得於
廟堂科場之辭頓輕茲闡之色為動所謂生我成我不知
舞之蹈之茲蓋恭遇太傅平章魏公別墅折衝翹材錄用
謂周官六典之法度必出關雎麟趾之心謂洛水數世之

源流可培菁莪采苾芑之用遂使鳶魚之飛躍不强鳧鶴之
短長居然數奇亦以等進某敢不激昂弱質報稱隆知志
乎上志乎中此亦儻來之別物優則學優則仕尙期無媿
於前修不出他門昉自今日

疏

觀民閣營造疏

伏以名藩偃處實分靈鷲之南支古閣巍然尤據蒼龍之
左角非但尊嚴於郡治蓋將觀覽於民風歲久日長霜摧
雨剝工已成而壞之可惜力有限而葺之良難惟牧守為
古諸侯居處不容於簡陋如父母之役眾子奔趨敢憚於
煩勞各肩乃心共相斯舉謹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伏以天台山高幾萬丈產人傑以何多石屏翁死未百年有詩名之故在思昔江湖半天下之跡定交真袁諸大老之間掀髯顧盼則軒蓋成雲握手笑談而壺觴達曙故其吟篇朝出鏤板暮傳懸咸陽市上之金咄嗟眾口通雞林海外之舶貴重一時既遭遇之如斯何消磨之遽甚今欲訪劫灰之殘燼斲文梓之新編風雅運開定有聞名而樂助英賢氣合何須同世之相逢慷慨揮毫琳琅照目謹疏

鈔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伏以醫為書行世自岐黃有此用心人說證無方雖倉扁難於措手况傷寒之至切於療病以易差自張仲景以來若龐安常諸老既陰陽虛實十能辨其八九何死生反覆百不將釋於二三蓋緣用藥之時多至臨岐而惑今欲一準古賢之訓明該治法所宜遇某脈則飲某湯傳彼經則投彼劑大書標揭決無疑似殺人眾力板行即是慈悲揀物筆下灑霏霏之薄潤眉間觀鬱鬱之陰功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此篇亦其可教者

伏以抱關擊柝仕有為貧毀瓦畫墁志將求食乃有北士來遊東州通隸古前之書為科舉外之學誥誥誦說欲盡變莊嶽之音皇皇道途竟不賦侏儒之粟廣文之曹司何在考功之歲月何多居然代者之棲妻其去客之役昔陳師道有外姻寄食故能辭處約之金范希文在鄰郡解官

猶時鬻代勞之馬今併無於指擲欲遠辦於齋將惟當路
之諸公貴人若是邦之君子長者庶幾與念聚刮瓊龜背
之資萬一知恩有銜珠蛇口之報

萬戶府靳提控求仕疏

切以陽燧露處借隙日而生光輝神龍泥蟠得尺水而興
雲霧豈有英雄之奮發不資氣勢之依憑伏承宏道提控
矮矩長身危塗緩步取毛錐子投地諒世家之豈然辭柳
烈君染衣幸歲年之已久今欲脫蹤絳灌之伍謁選夔皋
之庭知己紛其如麻拾爵易於若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須眾力之相成方寸之木俾岑樓之高看脩程之立至
請題氏某各助若干

趙道人北遊疏

伏以閱世千萬塵何處有建德國齋心三十日爲子說逍
遙游佩煙霞爲齋糧指江湖吾傳舍交黎火棗左右逢源
金母木公先後禦侮此自仙家之素有必須人力以相成
如龍藏芥中得水卽化如雕離殼外待風卽飛但舉揚州
緡纏與之徑從洞庭劍渡行矣

翁舜咨疏

伏以挾策爲仲尼之徒居然自異求食必伯夷之粟正爾
良難竊見翁君舜咨家乏負郭之田躬希陋巷之節寧食
三斗醕不肯隨肥馬以拜塵強持一寸膠乃欲遡下流而
挾濁蕉間之鹿久去釜中之魚屢生今將戕魯章甫之冠

分唐廣文之飯顧窮坑之莫塞何選海之可尋凡我同遊
豈無知己動色顧炙决非平生之心刮毛成瓊是為眾力
之助片言白水雙翻青雲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伏以上帝好生本哀矜而不忍下患有過許悔艾而自新
伏念某藐爾羸軀嬰茲篤疾醫師番進幾百藥之俱投役
隸頓勞積三旬而相守去死不能以寸得禍必有其端方
當呻吟痛苦之中不勝憂危恐迫之至生身順境則豈知
夜食之艱難處事少年則寧免語言之凌忽或計慮再三
而用以過當或經營什一而謀慮太淡或乘己喜怒而有
所傷或見人患難而莫之卹或暗室屋漏自虧戒謹之恭

衣食作長夜

或肥馬輕裘不思卑近之福諸如此類可得而殫今盡悟
夫前愆庸敬陳於真款伏願惟皇孚佑有赫鑒觀活臣螻
蟻之身使沈痾之頓起延臣犬馬之齒得警策於將來誓
以餘生力成善士

鄧君疏

此上有萬壽寺入
道疏刻本所佚
錄之表末

伏以為五斗米折腰有居貧而不免封萬里侯食肉無委
運以自求切見覺非學士鄧君揚旆歐曾翰墨之鄉揮犀
朱陸講辨之地膏肓泉石幾欲攜老子人名山欬唾珠璣
聊復對離騷飲醇酒固天機之灑落亦要路之崢嶸今者
鐵硯已穿剡書將上大則繡衣乘傳驅駕風霆小亦金鑾
代言翦裁雲霧惟公意之所願欲於事勢初無畱難為交

道之光華增儒林之膾炙蠅翼附驥自皆致於盛心龜毛成瓊想不遺於餘力筆膏一灑鞭影如飛

城隍廟修造疏

伏以一縣之有城隍如心腹爲體膚之主百姓之趨力役若子弟效父兄之勞本事理之相須出人情之樂助睠惟茲廟躬自有唐溪山清雄據上游之最勝殿廡宏敞聳舊治之具瞻自丙子煽祝融之災至己卯議斯干之築更三數舍雖麤有成規閱十餘年猶未還前觀蓋向之官府亦知眾戶之願輸故免其科徭欲使期年而趣辦惟此意之甚美惜舉行之不終於是瓴甓之材露樓於水滸棟梁之幹雲委於山岡坐令肅穆之叢祠猶作淒涼之茭舍行路

棲此刻誤棲

爲之歎息居民見而傷嗟今者邑政清明天時豐美左餐右粥家餘魚稻之藏十雨五風人思牲酒之報使班垂不期而竭作杞梓無踵而趨門絢發丹塗翬飛寶構上以妥扈從鬼神之奉下以展烝嘗香火之嚴是在指揮之間適值作興之會先王典祀非同浮屠老氏之淫祠它日穹碑併述武城桐鄉之遺愛斯文風播所至嚮從

傳

二歌者傳

咸淳德祐中杭有善歌者十人以材貌聞於天下兵亂流落皆相失其一人爲一武帥得之絕幸有貲權而一人嫁爲民妻在武帥部中方其未相值也音信隱隱常相聞既

而幸者創別館求民妻而致之日吾與爾疇昔固相同類也幸甚脫死邂逅于此願相娛以盡吾志民妻曰林媿意誠美然吾已棄其身草野間食饜糠糲衣極麻卉窮殘藍縷以求容於膏梁梁綺靡間強而為之則辱辱其素吾不得行也蓋凡使者三至三辭之其言如初然幸者意堅請益苦民妻亦居貧久不敢相拂竟致諸館中二人者相見問艱厄道故舊甚懽幸者懼徒畱之不可以安民妻也則出少年女奴數輩煩民妻教其歌而時與之祿稍使歸有以贍給其夫家民妻既漸衰老舊習歌雖善無所復用亦幸人傳之遂不慙而為之教數女奴皆如法咿咿嗚嗚動搖其脣輔拘綴其肢體而為之及暮而始得休幸者自帥家間一

至其館按所授歌歌進則喜不進頗微督讓若恐不為盡心者民妻惋悔內不自堪而感其恩且業已出終不敢怨意相得無違言戴子曰余在杭時見衣冠士大夫以文辭道德相交游多矣一經患難反面若不相識而二歌者倡優技藝之流承平齒牙餘論所不敢及者也其所為若是有愧之乎然議者猶以為貴幸者既以義存舊則不當苛督其過賤窮者既以禮辭聘則不當諂順其欲斯乃求全已甚之論君子蓋無責於其人焉

劄子

回表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某頓首再拜通父學士執事某霜露遺軀豈記生辰之及

江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敢圖英賢不棄衰陋浹洽既成於數面游揚可吝於餘詞至歌郢人之陽春以華絳老之甲子欲倚聲而和則深愧七襄將捲錦以還則又貪十襲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逆旅之需姑薄敘於謝言殊未殫於忱悃尙微永好俯賜淡原

說

漁說送王伯畏講書歸新安

江漢之俗多漁畜得魚多則風戾日暴之以俟遠鬻者售焉其事常逸而息甚微有厭之輦魚仰致諸黔壑山谷間初至墟民爭趨之售十九明日什六又明日什二又明日無售者矣非民商薄土狹而易足無復多事魚也新安今

東南經生之江漢也儒者王君伯畏以成學轉授於鄉寡求而自重養親教子雖無贏餘不至缺乏鄉多名山川佳姻友良天好日壺觴過從絃弈諧笑未嘗一日不從心適意而踰高從險遷涼就薄爲廣信之後爲諸生講經三年蕭蕭然空載而返值余亦窮復無以振發嗚呼此不皆近於輦魚黔壑間者哉抑余聞之古有大漁陶朱公能生蓄魚嘗自五湖入海游齊楚致千金商愈富術愈奇又莊周嚴光張志和之徒雖漁而不商名愈高予與伯畏更思之大德癸卯二月朔日

論

蜜諭贈李元忠秀才

釀詩如釀蜜。釀詩法如釀蜜法。山蜂窮日之力，營營於塵藪澤間，雜採眾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鹹甘苦之味無可定名，而後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嚼其所從來，則不為蜜矣。詩體三四百年來，大抵竝緣唐人數家。豁達者主樂天，精贍者主蒙山，刻苦者主閻仙，古淡者主子昂，整健者主許渾，惟豫章黃太史、子美、子美之於唐，為大家，豫章之於子美，又充其大宗者也。故一時名人，大老舉傾下之，無問諸子，自是以後，學豫章之徒，一以為豫章支流，餘裔復自分別標置，專其名為江西派，規模音節，豈不甚似，似而傷於似矣。貴溪李元忠以詩游江西之同，名能詩者，略徧皆余所未識，而不鄙請益於余，顧余之寡

陋，豈暇有益於人乎？姑與之言蜜，以資同味者一啟齒云。

楊文懿公題吾鄉李貞伯所藏剡源先生手札云：自言嘗得其手札稿，石印篇多剡源集所未載者，乃知公之書啓所遺多矣。文懿又稱其辭信如史，所稱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奇者，然則當時不刻以傳惜哉。

道光乙巳二月下旬炳垣點讀是冊畢



剡源集卷第二十四 乙丑五月二十一日校沅